

美竞争关系背景下能发挥他这样作用的人更是没有。“但是美国国内还是有一些理性的力量，可以发挥一些作用，比如商界的比尔·盖茨、格林伯格，学界的兰普顿等，但不宜期待过高，可遇不可求。”

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、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表示，最早一代“知华派”学者，如鲍大可(A. Doak Barnett)、前驻华大使芮效俭(J. Stapleton Roy)，都出身传教士家庭，对中国的社会和人文历史都有相当深刻的了解。上世纪7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批人，也很勤奋地学习中国历史，具有人文关怀。

“按理来讲，改革开放之后，了解中国的条件应该是更好了。中美之间也搭建了一些平台，比如南京大学—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，也培养出了杰出的美国政府官员。但与此同时，美国学术界发生了一个很深刻的变化，就是量化研究取代了质性研究，成为各个学科的主流。另一个问题是，美国高校中修读外语的人数在持续下降，政府资助也逐渐减少。美国依然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国问题学者，但如何把这些重要的知识传播到决策部门，是另外一回事。目前的情况不尽如人意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近年来美国出现了麦卡锡主义升级的趋势。特朗普政府末期甚至出台了一项规定：政府不能聘用曾在中国大陆接受教育的雇员。如今这项规定取消了，但怀疑和不信任犹在，拜登出于政治需要，对于被美国政坛视为“亲中国”的人士保持距离。不仅基辛格遭到冷遇，佐利克、兰普顿、桑



上图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、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。

顿等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也都被目前的华盛顿决策层边缘化。反而是不了解中国、没去过中国甚至没和中国人打过交道的人，被认为是可靠的。在这方面，中美学界十分怀念傅高义(Ezra F. Vogel)这样的中国通。

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0日晚间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，著名中国问题专家、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去世，享年90岁。

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，时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悼念傅高义，并对傅高义教授的逝世表示悲伤。崔天凯表示，傅高义是杰出的中国问题学者，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，在其一生中，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，并称赞傅高义对中国的慧见不仅对研究领域的人而言，乃至对世界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。

2020年12月21日，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。汪文

斌同样称其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，并表示中方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，对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。“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，我们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。”

这一次，中国官方将“老朋友”用于一位学者，尤其是一个美国对华问题的研究者，这是颇为罕见的。

1930年7月出生的傅高义，给自己取了“傅高义”这个中文名，即可见其中国文化之修养。傅高义曾解释，他父亲是波兰犹太人，姓“Vogel”，德语发音近“傅高”，名“Ezra”首字母“E”音近“义”，“我知道在中文里，‘义’也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，这正是我想追求的。”

有别于美国对苏研究的“命题作文”，傅高义的对华研究从一开始就更加中立客观。他在后来的叙述中称：“当时很多美国报刊希望